

502

英 漢 合 璧

費爾巴哈論

FEUERBACH

社會主義研究社印行

1932

論哈爾巴費

青 龍 譯

186593

論哈巴爾費

英漢
合璧 費爾巴哈論

原著者： F. ENGELS
英譯者： A. LEWIS
中譯者： 青驪
出版者： 社會主義研究社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定價： 每册大洋九角

1932 11 25 出版
版權所有 印翻必究

社會主義名著譯叢總序

二十世紀是一個暴風雨的時代。生在這樣時代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們，如果不肯甘心做着舊勢力下的遺老遺少，那麼就應該擎起革命的旗幟去推翻舊的階級的行將死滅的社會組織，來創造新的充滿力的全人類的康莊大道。不然那他們就辜負了這個時代所賜與他們的偉大使命。

但是我們又當知道：二十世紀已不再是那斬木揭竿的時代；沒有正確的理論，絕不會有有效的行動，而且堅決的行動也只有透澈的理論才能產生出來。因此，在今日的推動時代的前進中，創造新的社會的行程中，是絕對不需要盲動的。正好相反，在革命運動中從事實踐的人，應該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理論；而在歧途上徘徊着的青年人們，尤當探究新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學說。

至於這個新的學說或理論，換言之，新的社會的骨格以及創造牠的步驟，却早已由我們的天才導師馬克斯恩格斯蒲列罕諾夫列寧……等人從舊社會的胎包內發現出來了。這在中國的普羅大眾向着統治階級鬥爭的革命過程中，是必須藉以嚮導自己的行動並以之來破壞對方的理論根據的。因之社會主義名著的譯述實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可是我們一方面深深地感覺着這樣需要的迫切，而在另一方面近五六年中國的社會主義的譯述界，雖然有了相當的成績，但錯譯與硬譯者實不在少數。於是我們就做出這樣社會主義名著譯述的計劃，思盡棉薄於萬一。

我們翻譯的對象是：理論的，分析事實的，行動策略的以及批評他人的……等等社會主義的名著。並且為方便於讀者起見，在可能的範圍內，對於重要文獻都附印英文。我們的譯文是極力地求其“信達”的，然亦不敢謂其絕對無誤；如蒙深造於社會主義理論的人士，開誠指教，則是全人所深深感激的。

目 次

中譯者序言

英譯者導言

著者序言

費爾巴哈論

一 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

二 觀念論與唯物論（或唯物論者的費爾巴哈）

三 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及倫理學（或觀念論者的費爾巴哈）

四 辯証法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附錄：費爾巴哈論綱——馬克斯

中譯者序言

費爾巴哈論是社會主義的哲學的主要文獻之一，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本書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本：一是彭嘉生的“費爾巴哈論”；二是楊東尊寧敦伍合譯的“機械論的唯物論批判”的前半部；三是林超真譯的“宗教哲學社會主義”的哲學部分。這三種譯本，前二者的文句，多不可解；且譯者對於原書生字的意義，似未曾精確審查，如將“after-birth”（胎衣）譯作“後生”，將“period”（綺麗之文）譯作時期，就是最顯明的例證。林超真本，清切明瞭，是其所長；惟有遺漏段節及意義與原意相反之處。本譯本係根據黎威奧斯丁(Austin Lewis)的英文本轉譯；文句務求簡明，意義務求信達；並且為易於明瞭起見，於譯文中添加新標題。如果讀者能在與英文參閱時，得以更容易地更明白地把握着原書的觀念。那麼，譯者的目的，就算是達到了。

關於本書內容的介紹，黎威氏的導言中，已經有詳盡的說明，茲不贅述。不過黎威氏在導言末段，對於經濟決定主義的批評，我認為是不對的。他說：“這裡的問題……

……並不僅僅是一個環境的問題——經濟及其他外的現象的問題，乃是人與環境間的問題，牠們相互聯繫的問題。”在此地，他的意思就是：歷史進化與人類社會組織的原素，並不只是一個“經濟及其他外的現象”，人也是一個不可缺的原素；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看作人與環境間的問題。接着他就舉出貝克斯（Belfort Bax）與費瑞（Enrico Ferri）兩人的意見來作論證。貝克斯說：“企圖以單一的原素，去說明人類生活的全部，使一切歷史都歸原於經濟基礎（經濟原素——譯者），實在忽略了下述事實：任何真實存在的東西，都具有物質及形式的兩方面——牠最低限度，也包着兩個原素。”又說：“文化的，道德的及藝術的活動方面，我充分地承認是決定于社會的物質條件（混沌的名詞，指着經濟原素及環境——譯者）……不過牠也要同樣地被決定于產生牠的那些基本的心理傾向（所謂人的原素——譯者）”。費瑞說：“任何現象和任何制度——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是經條件（經濟原素——譯者）及那不斷變化的自然及歷史環境中的各種條件（各種原素——譯者）的結果。……正像個人的一切心理狀態，是自己機體及其所生活的環境的結果一樣，一個人羣的社會意識狀態，也是由那種族的機體組織（所謂人的原素——譯者）及其所處的環境（環境的原素——譯者）造成的。”

在這裏他的錯誤有兩點：

第一，他把真實的經濟生活及真實的人抽象化了。

第二，他只把經濟生活看作社會組織中的一種原素，是和其他的各種原素（如貝克斯的“基本心理傾向”，費瑞的“自然及歷史環境中的各種條件”，“種族”條件）有同等作用的原素，並不是決定其他一切原素的“經濟基礎”。

現在我從第一條開始討論。

黎威氏說：“這裏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環境的問題——經濟及其他外的現象的問題，乃是人與環境間的問題。”從黎威氏的意思看來，人是和經濟環境（抽象的經濟環境）對立着的；拉發格只注意到經濟環境，而沒有注意到人。可是拉發格經濟決定論的根本思想，在於“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一般地規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的發達過程。”“物質生活”不是人與自然間的關係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不是人們在一定的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上，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和自然界所行的鬭爭嗎？這裏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經濟生活是真實的，具有豐富的內容的人類社會的根本生活，並不是抽象的，一面性的，社會生活的客觀條件；牠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本身。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人，乃是適應於生產力發達的階段，相互組織於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中的人，在奴隸社會為奴隸主與奴隸，在封建社會為封建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徒弟，在資本社會為

資本家與勞動者。他們都是某種特定社會中的經濟化的人，經濟化的人格。所有這些人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都是他們經濟生活的附屬物。這些其他生活的內容，都是經濟生活的反映或輔助經濟生活的行爲。他們已經由於經濟生活的差異性與多面性，及其相應於經濟生活的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等等生活的各種方式轉變爲各式各樣的真實的人，經濟化的人。這裏的真實的社會人和他的經濟生活的關係，是怎樣地密切，是怎樣地不可分離，已可以想像見了。絕不像黎威氏所舉出的，“環境——經濟及其他外的現象”及所謂“人”那樣地抽象，那樣地死板無生氣。他所謂的“經濟”“環境”只是一個無內容的抽象的客觀條件；他所謂的“人”也只是一個象抽化的“人”，一個非社會生活中的理想的“自然人”。這在下面更加明瞭。

現在我再討論第二條。

黎威氏把“人”和“環境——經濟及其他外的現象”對立起來以後，把“人”和“經濟”對立起來以後，便摘引貝克斯及費瑞的意見，來證明“文化的，道德的及藝術的活動方面”，“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現象與制度”，是“社會的物質條件”及“那些基本心理”的結果，是“那些種族的機體組織及其所處的環境的結果”、總而言之，是“人和環境”(經濟及其他外的現象)間的關係。

接着，他又摘引了恩格斯的兩段話。其後一段中這樣

說着：“依着歷史的唯物觀點，歷史的決定原素，乃是物質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並不人類社會生活的無內容的抽象的客觀條件或環境，乃是人類社會的根本生活，經濟生活——譯者）。過乎此，我和馬克斯都沒有再肯定過什麼。如果有人硬要歪曲這話，說經濟的要素，便是唯一的要素，那他就把這正確的理論轉變為一個無意義的，空洞的並且是謬誤的術語了。經濟條件，只是基礎。在這上面……”黎威氏從此便說：“恩格斯絕沒有意圖着那個極端的決定論；而且相反，他的一般觀點，是和那些理論完全不相合的。”就是說：恩格斯的意見，是和他相同的；是不但顧及到“經濟”“環境”，而且也顧及到“人”的。但是恩格斯在此地所注意的，並不是人與環境間的關係，乃是社會的“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政治方式，法律關係及其他意識形態，政治，法律，哲學等等學說，宗教觀念——間的關係。如果說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那前者是決定的因素，後者是被決定的因素；前者是原始的，物質的；後者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意識的反映。這些上層建築，在牠們適應於經濟基礎時，對於經濟基礎有相當的作用，對於社會有進步的機能。不過一旦經濟基礎改變，牠們就不能適合於經濟基礎，牠們就必然地或緩或急地起了變革。至於經濟的改變，那是發生於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的。在生產力的名詞之下，包含有

那些未消耗的自然富源(土地礦產森林等等)，人能够利用的自然力(風水電汽等等)，生產手段(經過人工的原料及生產工具)，勞動力(各人的及團體的)○這些包含於生產力之中的各種因素，分析起來，可以分解爲人類自身(種族條件)及環繞人類的自然(環境)○這就是黎威氏所說的“人”與“環境”。但是“我們發見全社會構造，以至……各時代的特殊的國家形態的內部的秘密，隱匿的基礎，常常是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的關係中的○”(資本論第三卷)我們能够用這自然“人”及自然的環境來抽象地建設起這個全社會構造的“秘密”與“基礎”嗎？我們必須把這些“人”理解爲使用着特定歷史階級的各式各樣的生產工具，遵循着特定歷史階段的各式各樣的勞動方式，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社會的生產關係之下，去和自然環境緊緊地結合着，實行着代謝機能的“社會人”，就是說必須看作真實的經濟生活中的人。然後我們才能了解依着由特定的生產工具，特定的勞動方式及社會所能利用的天然富源及天然力等等所組成的生產力，使人們相互組織在一起的相應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社會的經濟基礎，怎樣的成立起來。然後我們才能明瞭基於社會歷史的不同的生產力發展的階段上建設起來的各種社會的生產關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資本社會的經濟基礎，怎樣地不同，爲什麼不同○至於黎威氏所說的“環境”(外的現象)及“人”人

種條件)，在經濟基礎中的作用，只能使那些屬於同一方式的經濟基礎，“在外觀上現出無限的差異和階段”，並不能使奴隸社會的經濟基礎轉變為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再使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歐洲的自然環境與人種在現在不是和中世紀一樣嗎？至於那些人的要素——心理傾向，種族機體，對於“文化的道德的及藝術的活動”，“法律的政治的現象與制度”的影響，只在社會的生產關係的條件之下，才能發生効力。歐美各國資產階級和亞洲各國資產階級的種族條件是不同的，然而他們的政治根本主張，都是反對個人的特權的；參與政治的人，都是以私產為條件的。同樣，個人機體組織對於個人生活及意識的影響，也只有在這個人所真實生活的社會的生產關係之下，才有或多或少的作用。資產階級中的各個資本家的個人機體是不同的；可是他們對於利潤的慾求，工人的剝奪，商品的銷售等等意識，是極其一致的。就按他們的宗教意識說，他們一般地都信奉着新教而反對封建地主所信奉的天主教，難道他們相互間的性癖，都同得一模一樣，而與封建地主們的個人生性，都是驢頭不對馬嘴嗎？這裡顯然可以看出經濟生活對於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而所謂種族機體，個人生理對於這些上層建築的影響，也不過使得牠們在外觀上現出或多或少的差異罷了。除此以外，黎威氏在摘引費瑞的一段話中（任何現象和

任何制度——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是經濟條件……的結果，這是十二分正確的。不過按着科學的因果律，任何結果，都是由於許多相互關係的原因造成，絕不是出於單一的原因；而且，這個結果，在另一個場合，又會轉變為他種現象的原因。所以我們必須修正關於上述那個真理的硬化形式。），好像是有一種趨向，也承認道德法律政治等等現象與制度和經濟基礎（經濟原素）是互相平等的關係，經濟並不是基礎，並不是那些上層建築的決定者。這樣的錯誤，更是不值一笑的。

末了，社會主義理論的介紹，是一件重大的事業。個人的認識，難免錯誤與不完全之處。本書深蒙探行君與時健君校訂修正之勞及本社全人贊助之誠，這是應該聲明的。並希社會一般革命人士，不吝率直指教。

一九三二，十一，二十，青驪。

英譯者導言

這本著作，使我們退回到六十年以前，那時，現在普遍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大運動還在一種萌芽狀態。黑格爾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就是這個運動的出發點。由於前者，我們獲得了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方式；由於後者，我們開始了這個運動的實際行爲。

在那些騷亂的爭鬥的與夫充滿慘敗氣象的日子之中，我們的兩大偉人——馬克斯與恩格斯——過着不斷地放逐生活，同時以堅忍的態度，回到他們的研究工作，去確定那一切時代中最有力的文化及政治運動之方式與其理論基礎。關於這個，他們已貢獻了天才偉識及刻苦的探究能力；而且這幾種本領，他們都是十分優越的。馬克斯具有一種洞察的心力，在社會問題上，沒有一個思想家，甚至斯賓塞(註一)是能再超過他的。這個孤苦的社會主義者，由其

(註一) Herbert Spencer, 1820—1901, 英國哲學家。(譯者註。)

長期經歷之中，養成了深刻的瞭解力；對於事物關係的把握，各種具體事項的綜合，確定觀念的勇決，在在都表現出他的不可一世之才，使自已成爲獨特的人物。恩格斯是馬克斯的惟一合作者；他是一個深刻的敏銳的思想家，一個堅忍的研究者，精心的著述者。比起他的朋友來，他更富於實際問題的學識；他的忠告及庫藏，是常爲馬克斯所採取的。

在一種困迫的遭遇之中，馬克斯幾乎是難於繼續工作。貧窮，不幸，同志鼓勵的缺乏，友朋同情與勸勉的無望，都叢集於他的命途之上。他的精心的著作，是寫給工人階級的；那一切絕頂的努力，從不曾爲有學問的有力量的人所賞識，而且連一點被賞識的希望都沒有。許多年間，只有恩格斯是他的莫逆的朋友。當那家庭的煩瑣，環境的窮迫，壓着我們的老革命家時，恩格斯是多次地幫助了他的。

這本著作是恩格斯對於達到他們哲學結論的方法之證明；是幫同奠定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對於近代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之闡發；牠又是一個老年人對於其平生研究的案件之最後評判。因爲這樣簡短的著作，却代表着四十年間孤心苦詣努力的緣故。

正像“共產黨宣言”的挑戰作用一樣；牠是出之於青年不可忍耐的猛烈舉動，一直投向那有權威的統治者的面

顏之上；這裏乃是一個廣經戰事的宿將的議論，他對於戰法如此嫻熟：首先杜絕了其他的一切出路，然後以平靜的巧妙的步調擊毀了對方理論的最後根基。

一步一步地，議論的全程被展放開來。那些久已埋葬地下的爭論者的幽靈，也漸次地出現，使我們確實知道那永遠地聯結於馬克斯思格斯之名字的學理，是怎樣地才具有其存在的形式。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條比根學派(Tuebingen School)以及費爾巴哈自己都被從那一八四八年革命送入的墳墓之中，招請出來。可是這些由德意志的立場所認為爭辨的古史，恰恰表示着英語人民的哲學思想的落後，因為那由恩格斯所剖發出的謬誤觀念，還深存於我們的時代，而那浮薄的可笑的情操，在政治的會席之上，猶得着熱烈的贊揚，在教堂及禮拜會中，一般民衆尚在那裏誠意地默頌着。

關於本書反宗教的部分，雖然牠是早經過去的辯論之反響，而那些辯論是在對於聖經的批判在基督教各國都引起憤激與驚惶的時候，不過在高等的批判被人尊重以前，在虛偽的懷疑主義者猶虔誠地繼續趨赴於教堂以前，牠仍然是異常可貴的。

並且，這本著作是寫給德國工人的；宗教對於他們並沒有重大的意義，像對於英語人民一樣。——在後者，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之熱情尚未低落。——不過由於無識者